

20世纪90年代青春岁月文学精品

闫宇彤 著

刹那青春

THE
TRANSCIENCE OF
YOUTH



东方出版社

[247.57]
389

刹那青春

THE
TRANSCIENCE OF
YOUTH

闫宇彤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茅友生

封面设计:鸿 一

版式设计:刘 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刹那青春/闫宇彤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060-3761-7

I. 刹… II. 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6391 号

刹 那 青 春

CHANA QINGCHUN

闫宇彤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5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01-50,000 册

ISBN 978-7-5060-3761-7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我喜欢照我的方式回忆往事……我怎么记住它们,与它们当初怎样发生没有关系。”

——大卫·林奇《迷失高速公路》



目录 ①

Chapter 1 第一章/001

一把刀子

蝌蚪群中最出色的一只，也许就能够排除一切艰难险阻，游入那个最美的姑娘的体内，由此顺利诞生出一条生命，人们会把这种现象惊呼为“神迹”，把这条神奇的生命称为“海的女儿”！

Chapter 2 第二章/009

烈日灼人

胆怯与丢脸相比，还是胆怯要稍好一些，至少一时半会儿没人知道。

Chapter 3 第三章/026

韩国桃红

简单地说，“高档画”像华美雍容的贵妇，“中档画”是秀美端庄的家庭女教师，“低档画”则像轻佻浮薄的艳舞女郎。

Chapter 4 第四章/051

凤凰花开

在他和那些美院毕业的画师们心目中，画行画其实是一种不甘心承认也不得不承认的丢脸行为，是对自己艺术信念的背叛。这表示你不敢像梵高那样，甘于清贫追求自己的梦想，是为了一点点可怜的金钱而放弃了自己的艺术贞操。

Chapter 5 第五章/067

“你完蛋了！”

现在，仿佛有一种力量在把我往拳击台上推，不仅推我，也推着刘蔓，非要让我跟她决一死战。我不由得猜想：她将如何出手呢？



目录

2

Chapter 6 第六章/094

八月之海

每一朵浪花都是崭新的，如刚出炉的面包，如刚刚装订好的书籍，带着饱满的热情，带着扑鼻的清香……

Chapter 7 第七章/114

鸟飞过的声音

那个黑影像一张黑白照片，在显影液里渐渐显形，我的脑海里，形象和名字也跟着变得越来越清晰起来。

Chapter 8 第八章/134

犹在镜中

我不太容易把作为镜像的自己当作一个陪伴自己的朋友，它是一个抽象出来的自己。镜像和人本身是“同质”关系，孤独者更孤独，幸福者更幸福。

Chapter 9 第九章/161

秋雨激寒

他却像古希腊芝诺的“箭簇”、“阿基里斯”和“龟”，从他的A点走向“钢琴美女”的B点，他走完一半路程又要接着走完刚才一半的一半，然后再需走完刚才一半的一半的一半……

Chapter 10 第十章/192

罗密欧与朱丽叶

烟花也不密集，相隔好久才冷不丁地打出一朵，相距遥远，并不璀璨，像隐匿在海平线尽头乌云之乡的枝形闪电，无法照亮观者的脸，很有些凄凉。



目录

3

Chapter 11 第十一章 / 211

风的衣裳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傻傻地看着阿E转身走了。当我从那难受的头部震荡中恢复正常之后，脑子里产生的第一个想法竟然是：“风衣在风中真的很漂亮！”

Chapter 12 第十二章 / 234

暗夜之花

每个浪头从不缺斤短两，不在乎是否有人注视，没有丝毫表演性质的虚荣，而且永远都是那样的充满活力、不肯停歇。

Chapter 13 第十三章 / 258

“海边魔术师”

一名军人即使不打仗那也是在保卫和平，可是一名艺术家如果不搞创作的话，那就是一堆狗屎。

Chapter 14 第十四章 / 275

“大卫之星”

我扭头看去，清楚地看见里面装的就是昨晚孙燕去看我时穿着的黑色毛衣，还有那条项链以及项链上的那颗“大卫之星”，闪烁着忧伤、哀艳的光芒……



目录

4

Chapter 15 第十五章 /308

风声过耳

“嗯，差不多吧，我认识的海鸥都有名字，‘烛光’、‘大臣’、‘绿咖啡’、‘葡萄’，还有一只海鸥干脆叫‘麻雀’，蛮倒霉的哦！”巴顿咧着嘴呵呵地笑了。

Chapter 16 第十六章 /328

滚过红尘

我嗅到了新鲜的空气。是谁在救我吗？我的脸终于露出来看见了光亮，我首先看到的是巴顿那双乌黑、纯洁、湿润、温和的眼睛……

Chapter 17 第十七章 /348

刹那青春

不屈不挠的欢乐，迟疑不决的灵魂，爱恨交加的蹉跎，相互矛盾的蜕变，苦涩飘渺的憧憬，夏日里凋零的爱情，绝望中凝视着的镜中颓丧影像，我永远的刹那的青春感伤……

表达，缘于恐慌（后记）/366

第一章 一把刀子

1

被那阵疯狂的敲门声惊醒的时候,我懵了,仿佛无数的梦与现实搅和在一起,理不出头绪。我努力让自己沉下心来,仔细倾听,像个刚刚溺水的人在河床之上挣扎着寻找方向。门依旧咚咚作响,极其粗暴,跟派出所半夜来查暂住证一样,还有人在喊着我的名字叫我开门。我明白了,迷迷糊糊地戴上眼镜,起身开门。半路上听出来,喊我的是鬼子:

“林灿! 林灿! 快开门! 出大事了!”

开开门,鬼子表情焦灼地站在那里,呼吸中带着腐烂白菜的酸臭味儿。

“大胖子被杀了!”鬼子用的是那种压低嗓门的吼叫。

“被……杀了?”我懵了,怀疑自己依旧在梦中。

“在哪儿?”

“他屋里!”

那一刻距离我们吃完饭分手不过四十几分钟。我们一共四个人:我,鬼子,宋川,马佳。我们从庙里“参加”完和尚们的“晚课”,回到东边社,找地方一起草草地吃了晚饭。我对鬼子说:“昨天有你一封信,我给你拿了,忘了给你,跟我去拿吧?”

鬼子跟着到了我屋里,我把信交给他,他撕开了边往外走边看,看着看着停在了门口,为难地对我说:“我爸来的,贾大胖子他妈说他俩月没信儿了,我爸叫我跟他说一声。我还得去他那儿一趟。”





“那就去呗！”我说。

“懒得搭理他！”鬼子说着眼神一沉，走了。半路上忽然又隔着窗户问我：“几点去舞场？”

“八点半吧！去早了也是个冷清。”

我栽倒在床上打算眯一觉，再精神抖擞地去赶场，然后很快就睡着了。大约四十分钟之后，被他敲醒了。

我们四个是从海边一口气跑到庙里的。那一天是1991年10月12日，时间是下午五点左右。那是我们几个在厦大白城海边度过的无数个普普通通黄昏当中的一个，貌似美丽，却也因熟视而无睹，显得平淡无奇。马佳说他已经买好了第二天的车票，先去黄山。马佳邀请大家跟他一起到海边游泳，算是与这里的海，也是与厦门道个别。

海在退潮，掀起巨浪拍打着堤坝，如且战且退的猛士。瘦如青竹的马佳在伸向海水的堤坝上奔跑，刚剃的光头泛着青色，跑到堤坝的尽头，他纵身一跃倒插进了水中。宋川也懒洋洋地跟在后面跳了下去，一会儿从水里冒出来，像叼到鱼虾的鸬鹚那样左右狠狠地甩那么几下，颗颗水珠在金色夕阳里光芒四射。

我穿着游泳裤，耷拉着脑袋，任鬼子拿着推子在头上推过来推过去。亚热带海洋性气候秋天的海风清爽宜人。腿耷拉在半空，眼珠瞪得很圆但视野并不宽广。海鸥鸣叫着在身边窜来窜去，落下的头发弄得后背和大腿奇痒无比。

“少去点儿！晚上还有舞会呢！”我说。

鬼子应了一声“知道了”，下手还是毫不留情。他一边给我理发，一边不停地唠叨他在老家的“对象”的事。这小子总爱把女朋友称作“对象”。

终于，鬼子直起腰来刚说出“好了”两个字，我立马窜了出去，跃入水中。如果水下有台摄影机的话，我此时的身姿应该是很帅的：肢体轻灵舒展，身边的水珠如密集的花朵次第绽放。

我们四个人折腾够了就上岸躺在堤坝上大口喘息，眼睛还不肯闲着四处打量。

远处海滩上依旧有不少人。散步的，打着“V”型剪刀手背靠大海照相留



影的。一个身材曼妙的美女穿着玫瑰红色的游泳衣,从海水里脱身跋涉上岸,乳房坚挺,小腹平坦,圆圆的臀部在泳衣里左右滚动。她在干燥的沙滩上站定后,就翘起一只脚跳着控着耳朵里的水,脚底被海水泡得异常苍白。和她一起还有几个不那么漂亮但也青春洋溢的女孩,相互推推搡搡不时发出大声的欢叫。我们的耳膜自然对此类声音异常敏感,并且在瞬间里感觉到肾上腺素在胸腔里和喉咙处,如身边的海鸥一样横冲直撞。

刚刚过去的这个夏日里的某天,也是类似的情景,我曾提议大家不如把身上的毛发统统剃净,美其名曰“净身”,然后又鼓动说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大家不如来个“打飞机”比赛。我的提议不仅无人响应,还被他们三个追得我光着脚丫子四处乱跑,叫嚣着要把我按倒在地做示范。如果我的倡议得到实施的话,那数十亿蝌蚪宛如庞大的舰队在海水中劈波斩浪、勇往直前。蝌蚪群中最出色的一只,也许就能够排除一切艰难险阻,游入那个最美的姑娘的体内,由此顺利诞生出一条生命,就像鬼子在凯乐门公司里临摹的布格罗的《海上的维纳斯》那样无孕而生。人们会把这种现象惊呼为“神迹”,把这条神奇的生命称为“海的女儿”!

我想着这些,不由地笑出声来。

宋川斜过脸来,看着我:“想什么美事儿呢?”

我笑着说:“我明白维纳斯是怎么从海上诞生的了!”

远处传来庙里的钟声,在拍岸的喧嚣与海鸥的鸣叫中异常清晰。虽说“晨钟暮鼓”,但实际上大多数寺庙早晚都是敲钟。钟声响过,庙里的大小和尚就披挂整齐,步伐庄重地进入大雄宝殿唱诵经文,他们的行话管这叫“晚课”。

那时候海岸上的天光暗下了许多,一阵十月的凉风吹过,激起满身的鸡皮疙瘩。听到钟声,我立刻想起了我们的朋友妙湛,他那时候出门了,是我把他送走的。我想知道他有没有回来,回来了的话,我很想跟他说说话,聊聊天。我站起身催促起他们:“快!走走走!念经去!”我们几个连游泳裤都没脱,直接套上衣服就往庙里跑。

大雄宝殿,法相庄严。众和尚论资排辈东西两厢相对站立。香花灯烛,钟



磬齐鸣，双手合什，庄严肃穆，唱念做打，佛号悠扬。

宝殿外面，我们几个内穿湿漉漉的游泳裤的人气喘吁吁地跑上台阶，扒着窗户朝里张望。我很快就在众人之中发现了惠中小和尚，就轻轻地吹口哨发信号。这小子本来就站在队伍里眼珠乱转东张西望，自然很快发现了我们，灿然一笑，贼溜溜地往前瞄了瞄，右手食指探出袈裟往身后指，然后身形一摇来到后门把我们放了进去。我们四个就站在和尚队伍后面，双手合什滥竽充数地念起经来。十月的海风吹过、海水泡过，一身清凉；此时的我们在拼命感受着人群的温暖。

惠中很是兴奋，不停地和身边的鬼子悉悉索索地耳语着。鬼子好像在打听有关他要去江西的事儿。我在和尚堆里寻找着妙湛，这寻找当然是非常困难的，黄海青、红杆衣，和尚们的背影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几个领头唱经的老和尚个个像喝了酒一样的红光满面，红杆衣上绣着金光闪闪的格子纹络，弄得跟蝙蝠侠似的。

我凑过去悄悄地问惠中：“你师兄回来了吗？”

惠中问我：“师兄？那个师兄？”

鬼子说：“妙湛师傅！”

惠中摇摇头，说：“还没有。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刚才我们几个还在海边情欲澎湃，这一刻就混迹在和尚队伍里念起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晚上还要去灯光球场的舞会上把妹泡妞。在外人看来，我们的生活轨迹一定比苍蝇的飞行路线还令人费解、难以捉摸。

潮湿的游泳裤让我觉得好像裆里塞着条咸带鱼一般难以忍受，我听见马佳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鬼子就拍了拍惠中小和尚的肩膀表示道别。惠中立刻会意，忽然摆摆手大声说了句：

“撒油那拉！”

没想到当时大殿内正巧出现那种喧嚣之中的片刻宁静，惠中的高声告白在这宁静之中无异于一个炸雷响过，无数个光头原地旋转过来朝向我们，惠中小和尚目瞪口呆地定格在那里。

我们逃出宝殿。

回到东边社，我们四个一起找地方，一起草草地吃了晚饭。我对鬼子说我



给他从公司带回了一封信，他跟我去拿了，他离开后我栽倒在床上打算眯一觉，然后很快就睡着了。大约四十分钟之后，被他敲醒，告诉我贾东明被人杀了，我一时还以为犹在梦中。

“不是你干的吧？”我盯着鬼子看。

“靠！杀他我能得什么好？！”

“人在哪儿？”

“他屋里！”

我和鬼子在东边社的交叉小径中奔跑，路过宋川住的院子径直进去，宋川正抱着酒瓶子和他的女朋友“外星人”一起坐在门口的石凳上吸田螺，巴顿在吃着 he 扔在地上的田螺壳，“嘎巴”作响。

“宋川，出事了！快走！”我喊完就跑。

“怎么了？”宋川把酒瓶子往地上一蹲，追了上来。巴顿也摇着尾巴跟着跑。

“大胖子被杀了！”

宋川一愣：“啊？！”

我们来到贾大胖子的屋前。门开着，朝屋里张望，只见他仰面躺在地上，滚圆的肚子上插着他那把心爱的弹簧刀，衣衫被血浸透，空气中弥漫着血的腥气和酒后呕吐物的恶臭。

我们几个呆立着，“外星人”躲在宋川身后瑟瑟发抖着。脚下小狗巴顿也探出头来，“呜呜”的低鸣声也充满了疑问。

忽然，贾大胖子嗖地站了起来，巨大的肥手擦拭着他大脸蛋子上的污血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你们几个！狗屎扶不上墙啊！哈哈哈哈！”

这不过是我的想象，贾大胖子依旧结结实实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都别进去，保护好现场。鬼子，去打电话，报110。”我尽量把声音放轻松，以便能在这种极端状态下保持冷静。

鬼子擦了把泪水，应声跑了，一会儿却又回来了：“110？我们家那里是110，厦门这里？”

“全中国都是他妈的110！”我快被他气疯了！鬼子跑了之后我还在生他



的气:对我们来说,没有鬼子就没有这个贾东明!没有贾东明,当然就没有贾东明今天的被杀;没有贾东明今天的被杀,我就可以美美地睡上一小觉,然后参加晚上物理系举办的舞会。我也许会在舞会上再遇见一个梦寐以求的女孩……可这一切现在全他妈的泡汤了!还不知道警察来了之后会如何对待我们。不管愿不愿意,我们都要被牵扯到这桩倒霉的案件当中去了。

大约十几分钟后,贾东明肚子上的那把刀子被法医捏住刀柄小心取下。救护人员对伤口做了些处理,然后就两人一起吃力地抬着担架,把那个污浊不堪的超大肉体向等候在东边社外面的救护车处缓慢移动。中间贾东明还不幸滚落到了地上一回,整个身体像块巨大个儿的肉皮冻,在原地晃了几晃。救护人员蹲在那里鼓捣了老半天,增加了两个帮手,才把他重新弄回担架。

众目睽睽之下,救护车闪着蓝灯哇哇哇一路怪叫着跑出厦大的南大门。

贾东明的屋门口被拉上了黄色警戒线。鬼子、宋川和我成了“报案人”,在巴顿迷茫的眼神注视下,由三个警察押送,就近去了厦大派出所接受询问。

走过“芙蓉3”,走过“逸夫楼”,路过灯光球场,我眼巴巴地看着那里已经灯火通明,物理系的学生干部们已经站在门口,准备查验舞会的门票了。

2

我们被分配给三个警察分别进行询问。负责我的是一个模样清秀的年轻男警官,拿着个笔记本和文件夹领着我在走廊里四处找房子。每个房间都被别人占着,最后他拉开了一个房门,看过之后,用征求意见的口吻对我说:“咱俩就在这儿吧?”好像如果我不满意的话,他还会继续寻找似的。

我打量着房间。两张陈设简单的单人床,中间一个老式的办公桌,桌上一堆扑克牌和一个污浊不堪的大烟灰缸。

“坐吧。”他收拾着扑克牌放进抽屉,找了块抹布擦了擦桌子,随后自己先示范坐下了。

大学时几次打群架的经历,让我对此类程序并不陌生。我有些好奇,因为询问当事人应该是两个警察一起进行吧?而且,很奇怪,他上来就让我在一张纸上写出自己的简历。看样子全国警察各自的套路也不一样的。



那位警官看着我的简历,又看看我,笑了:“校友啊!”

“你?北大的?”

他点点头:“法律84的。”

“哟哟,师兄!”我要站起来行礼,他“蹭”地一下,站得比我还快,摆着双手:“别客气!坐坐!”

后来我知道,他叫张晓海,湖南益阳人,大三的时候参加了个全国的什么大学生竞赛,认识了厦大的一小妹妹,两人一见钟情。毕了业他就想办法分到了厦门市局,目前在厦大派出所属于下基层锻炼。空气中仿佛有东西融化开了,屋内的气氛立刻变得不一样。张晓海警官摘下了帽子扔到身后的床上,还没等我们拉开架势聊起来,一个黑乎乎的老警察推门进来,张警官连忙让座,老警察大大咧咧地坐下,拿起我的简历看起来:“怎么样?”

张警官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

“北京来的?”老警官看着我,目光中似有无穷的含义。是的,那两年,“北京”是个比平时敏感百倍的字眼儿。

与此同时,宋川和鬼子也在别的房间接受讯问。

长头发的宋川面对的警察是一名面容慈祥的、留短发的中年妇女。

鬼子依然激动着,本来就像周口店猿人的下颌更加向前突出着,说话声音里带着些哭腔。

后来,鉴于我们三个在叙述中都提到了马佳,马佳也迅速被警察从东边社找来接受讯问。

“游泳完了之后,你们又去了南普陀?跟和尚一起诵经?”老警察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真的是这样!”我诚恳地说:“难道你怀疑是我们杀了他?”

“就说你自己吧,不用扯别人。说说你与死者的关系。”

“死者?”

“对,贾——”

“贾东明。”

“贾东明,”老警察点点头:“你们平时叫他——”

“贾大胖子,或者直接就叫他‘大胖子’。”

“嗯,你跟这个贾——贾东明,是什么关系?”

“关系?算是同事吧。他是我们公司的画师,我是职员。”

“职员?具体点儿!”

“我在公司是人事部经理。”

老警察看看我,又看了一下旁边的张晓海警官。张警官明白了他的意思,急忙做好了记录的准备。

“从你们怎么认识的说起吧。”老警察对我说。

认识?我和贾东明是怎么认识的?什么时候?

老警察看出接下来的叙述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掏出一根烟,是那种从上衣口袋的烟盒里只掏出一根烟掏法。烟点着,袅袅青雾把我们三个人笼罩起来,一如往事。

刹那青春



Chapter 1

一把刀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烈日灼人

1

错就错在我从出租车上下来的时候,直直地朝太阳看的那一眼。这造成了我在以后的数日里,无论看什么,眼睛里都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大大的黑翳,而且还不时地流泪。

1991年5月7日的厦门,太阳毒辣,刺目的光线让我感觉眼前一阵阵发黑。坐在出租车上一直后悔出门时太过匆忙,没有戴上我的太阳镜。

那时候,除了公事,我是很少打车的。那天不同,我是第一次去凯乐门公司报到上班。这是我的个人迷信:参加面试和第一天上班,一定要先把头洗干净,仔细吹干,再打上一辆出租车前去。

在此之前,我在湖里工业区的一家台资化妆品公司干了一年多。开始觉得事事新鲜,时间不长就开始看什么都无聊。好歹待了一年,正打算换个地方的时候,偶然参加了一个聚会,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叫陈莹莹的厦门女孩。聊起想换工作,陈莹莹眼睛一亮:“哎!我们公司正要招一个人事部经理,总经理希望是一个北方人呐!我看你的条件蛮适合的,周一上班我帮你问一下。”

我当时立刻充满期待。我对厦门人深具好感的原因之一,就是那里的人大多数都诚心实意,说话算话。结果周一我就真的接到了陈莹莹的电话,要我尽快去面试。

代表公司接见我的是总经理秘书刘蔓。那时候的刘蔓小姐可是非常的和蔼可亲,说起话来满脸堆笑。

“名牌大学的呐!各方面都很适合呐!”刘蔓说。

刹那青春



Chapter 2
第二章
烈日灼人